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五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一

序

詩集序一

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居一

子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古所傳詩者多言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採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賈婦之所歎而為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子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朝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惠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六

一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虫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見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余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討論之詩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送李受歸廬山詩序

王岐公

今夫仕官而不得志猶或不能謝事以去况得位而志行是亦



去之之難也朝廷養廉恥於士大夫故於其去也莫不致恩禮以表其難其能矯世所競而厲已之所難幾希其人哉臣伏思先帝在東宮舊嘗延忠篤粹夷嘉美之士以輔於聖李有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給事中李受實維其人先帝即位之明年輒上書言臣老矣頭无以禔聖化願乞骸骨以泐書至五六上他日自厚陵泣還乃復言曰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也數請于朝今又加以數年臣之筋力不能也甚矣惟天子裁哀之上獨念先帝東宮舊臣无幾而受之篤道潔身亦閔勞以官職之事於是聽以尚書刑部侍郎致仕十月庚戌召對延和殿乙卯詔侍讀臣珪臣光臣鎮侍講臣公著臣獵臣思恭臣下修起居注臣繪飲餞資善堂上數遣盼子之良厚既又命即席賦詩以送之昔漢二疎一朝辭位而去歸其鄉道路觀者唯歎息以為賢然不見當時公卿祖送之詩前日李東之自去經進臣亦嘗為詩今復使賦送受之詩誠以事在人耳目久則泯至天子所命之詩則將流于金石之傳愈新夫然願上之所以優待師儒之禮何如哉東之素家洛而受近徙九江雖世族不同然其迹出于一時世之言二李者不亦遠過二疎之事乎受且行自陳感遇之意亦作詩二章用繫諸本末云治平四年十月庚申日臣謹序

石曼卿詩集序

徂徠先生

詩之作與人生借者也函愉憂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无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乱无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頗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為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場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恭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為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

卿之詩又持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美詠
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功
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貫去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
可尋其弄閫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故曼卿資字軒豁遇事輒
詠前後所爲不可計其逸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
爲二冊一日觴子酒作而謂子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
序詩乎子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

林和靖詩集序

海直講

天聖中聞海西湖之上有林君蘄蘄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
可愛即之愈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是時予因適會稽還訪於
雷中其譚道孔孟出其語近世之文韓李也其順物玩情爲之
詩則平淡粹美讀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靜而不主乎刺
譏然後知趣尚博遠寄適於此尔君在咸平景德間已大有聞
會天子修封禪未及詔聘故終老而不得施用於時凡貴人鉅

七二二六

三

公一來相遇無不語合慕仰低回不忍去君既老朝廷不欲
強起之而令長史歲時勞問及其歿也謚曰和靖先生先生少
而多病不娶無子諸孫大年能安於所爲詩請予爲序先生諱
逋字君復年六十一其詩時人貴重甚於寶玉先生未嘗自貴
也就輒弃之故所存百無一二焉嗚呼惜哉皇祐五年六月十
三日序

唐杜工部夔州詩序

蒲恭敏公

杜甫蜀中詩在夔州爲最多蓋甫留夔三年初居於瀼西後移
東屯今瀼西北市甫嘗樓息游觀處往往盡在以南甫詩考之風
俗人物山川城邑景氣節候文章語言祠祀禱卜春時歌曲聲
調負汲畚種之法鹽麻魚稻酒菽飲食之類與昔無以異者獨
郡治并改不同耳自居夔遠出岷過巫山傳於今者其詩有三
百六十一首嗚呼天不愛惜此老乃令流落來此兵亂之際浮
游飄泊轉徙不一故其詩多爲感傷悲憤之詞然未嘗不主於忠

義也淳深緩切哀抑道壯騷雅以後無此詩矣其三百篇之由
喬欽今蘇州太守取其蘇州詩於刺史廳之北園爲堂三楹立
八石以次刻之屬某序於其端顧其安能知用獨書之以證此
方風物同異及甫去來始末云

送章子平送行詩序

東坡先生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設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
七人其貴且賢以聞于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
十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
穡有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載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
而異人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
有不碩大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夫相之也天之相人君
莫大於以人遺之其在位之二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
子平以爲首子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
行之以謙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微舉首其孰
能加之然且困躓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
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
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自有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士大
夫知其將用也十一月丁未會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
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且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送杭州進士詩序

同前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
也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爲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
時上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
而可乎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
以皮冠夫旌與皮冠於義未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况使之弃
其所學而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
十月乙酉燕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反者水也
不以時迁者松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万

世不移者山也時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驕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邵茂誠詩集序

同前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屨豈可常也故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固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弥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嚙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為人篤學強記恭儉孝友而貴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楊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乃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表誠之意也

文二百六十一

五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同前

世崔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獲用賓客欲往崔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來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

者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己者則曰是罪我非其過霍公之
客負公於生死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霍
公罪客而公罪已與二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
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
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孝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
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
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余
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
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
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
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是君成詩集序

目前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
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教賢

文二百六一

卅

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詳
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教之是絕民也名者
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
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詳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謂
之云尔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是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
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為文與詩而君亦未
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
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
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
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為君子者果
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
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
非獨吾不知卒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
篇輒出新意奇語實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費復匪人必知之

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
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劄為漢中
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劄劄以星知之後三年使
者為漢中守而劄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
其子故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晁繹先生詩集序

同前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
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
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
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
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
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
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五已見其兆矣以魯人晁
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

文二百六十一

七

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
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漸漸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
其遊談以為高技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
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
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
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
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之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
之姓顏氏先師充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同前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卑而不足行永
惟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黨舉率用羣萃之一經終於
廷策庶幾晁董之二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
年二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脩舊事也庭實
旅百貢先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野之鹿是日也天高氣

清水落石出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者為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群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有司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大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為斯文以舉是禮余於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王定國詩集序

東坡先生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正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節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

文一百六十一

八

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期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相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能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之集卷第一百六十一
序

詩集序二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序 賴濱先生

東坡先生謫居僦耳真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
茅竹而居之日酌菘羊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肯中平生無
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
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邁之氣是時轍亦迂海康書來告曰古
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
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
詩質而寔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
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
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
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

文粹百六十一

一

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
僥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是錄也吾今真有此病
而不早自知半主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
師範其万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
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浹以陷於大難
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
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窮比於我老鼓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
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卒成先君命
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片
居東坡其卒自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
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
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聖俞贈潛甫詩後序

素大博

予少時聞臨江蕭公李士能文章其才華有長古之風常
訪其遺篇而未得一日潛甫示予梅聖俞荅詩卷古詩一
篇首云吾先大夫臨終時夢中嘗賦曉寒歌即求所謂曉
寒歌讀之其辭竒古其韻險峭其才豪而氣猛其格聳而
躄嚴斬絕嶮品變怪卓偉顧與魏闕之鮪稜紫微之繚曲
誇高而比壯闔麗爭妍度越流輩而類巧思工言者所能
爲之宜其有神物持衛於已生之時收歛於將死之日而
夢中之靈爽愈踉蹌憑凌也聖俞之於詩最號難評何乃
曰才如李賀夫亦少宜其在世難爲多觀其所與可以疑
其人矣潛甫屢與予酬唱雅愛其詩幽隱詳謹不務爲竒
僻險語以取異時人惟欲輸寫胸中之所懷而後已故其
躄度重厚而不迫秀麗而不浮聖俞詩云文章父子不相似
君今平易祖襲耶然則聖俞之評詩其知人之究竟又可見
矣文人才士其稟氣受質無非淑靈秀慧而凡不同如

文百六一

二

物焉其清切不爲水玉其美爛爲綉錦其聳而亢之爲
洪崖峭壁其引而躍之爲驪龍舞鳳其精明如日月其浩
渺如江河其平如地之無寸畦其淡如水之無五味各因
其人之所得既有成就自名一家蓋古之詩具在而躄致
未嘗相似者凡若是而已矣潛甫語予將摹聖俞之詩於
石願求文以序其後於是與撥拾其大略而書之且以見
蕭公父子之趣尚爲斯人所知者如此也潛甫名淵官大
理寺丞

揚州詩集序

淮海先生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
於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版亡缺之餘凡得
古律詩泊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二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
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川曰二江浸曰

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此據淮東南距海江河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及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徙治廣陵由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東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實為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吳州唐初亦為刊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由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刊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亦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在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於揚子雲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迹而掛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元豐四年二月十一日謹序

文一百六十一

三

會稽唱和詩序

淮海先生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游從中為厚而山川覽觀之美醞獻之娛一時寓之於詩舊所習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耻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于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為世貴重如此何耶切嘗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滯事則語難理証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該其理富故語與器俱足不待繁於刻畫之功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觀既以

獲觀盛德之事為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饒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樂安蔣公鳴和詩序

淮海先生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唯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栢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苕芙蓉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它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地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游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貳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採為令於公府止之湖池沃衍田於夏冬為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滄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綿繡為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蔚空明不復為人力所敗閔山水閣掉歌之詩至今稱焉熙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歎曰此前賢所以貽後來也使余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况嘗被其矢

遇平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余章於卧龍之上狂枝惡蔓斬雉以時秀甲玓芽毋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地籟具舟楫與民共游而樂之復為詩以紀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程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去安樂之治幾三十年而公相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此風者可以興起矣

禊飲詩序

伊川先生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尔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廩始治洛居則引洙回環為之觴之所元豐己未首修禊事公廩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詠歌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某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好賢方家樂

之心禮義爲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且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郭令公和御詩序

胡右丞

景德四年冬十月庚申真宗皇帝臨朝謂宰臣王旦曰郭贄純厚長者在東宮實有功於朕躬今老矣欲實之近職宜何官且等對曰陛下推恩舊臣不妄輔導之効惟上所欲命者於是公自吏部侍郎兼祕書監充集賢院學士授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讀學士是月甲戌宴于祕閣御爲七言詩以賜之方是時天下士大夫之有識者莫不以真宗之於老臣舊德待之終始爲有禮而公之純朴質直自結明主爲可榮始公以布衣遇太宗于京師留置藩邸太平興國初授著作佐郎明年遷贄善大夫皇太子侍讀又明年除右補闕又明年拜中書舍人遂參政事以言事忤上意左授祕書監歷荆南澶洲天雄河南軍府事累入爲蓋鐵使通進銀臺司知審官院判吏部流內銓而終不復

文二日六二

五

大用既而真宗銳意儒學慮公耆舊且將復用而公薨矣公之始進也五年四遷遂貳政府何其壯耶已而流離濱斥二十餘年之間白首侍讀而後來晚輩往往居其上又何憊耶豈大臣之出處固亦自有舛哉然公不以厄塞不用可憐之色攀所賜詩而和之其詳忠順感激而不怨本章有子孫千載共褒揚之語若公者豈非篤厚知分之君子歟後五十有六年而其孫贄善大夫知明州鄞縣事徽之謂奉國節度推官胡宗愈曰願賜詩之意刻于石以爲私門法宗愈嘗觀二帝三代之書至君臣都俞賈誼誦誥丁寧相商之際未嘗不歎其感遇之深而有孫能承嗣以不墜其祖業東西兩漢公卿大夫之後有顯聞於世者或傳三數歲而不絕韋氏楊氏其尤也公之感遇可謂深矣清簡純厚之德可爲法而在於子孫者豈少哉若舍與時固在天與人者已不可強而能者也迺若其德則必有能勉與自立以稱公千載共褒揚之意焉

坊宗元詩集序

豫章先生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壑之下與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
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
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
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
候虫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與聲以宮商
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終竹是也維金石終竹之聲國風雅頌
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虫之聲則末世詩
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怨
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不達其怨也無
所不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彼而好其音造物者
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啻之而寄於候虫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
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肯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執
後莫推是以窮於立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

文二百一十一

一

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
道嘗與子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予篇首觀宗元之詩其質而
樂善安土而俛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
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
詩人之態也其及託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
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同前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
夔州詩使大雅之音又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
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擧扁舟馳捷爲略
凌雲下都鄙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一石摹善工約以丹
稜之麥三食新而畢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
墳之北西州之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真爲落人也

續歲時雜詠序

齊先生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載書其
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其
書滋不倦博聞彊志為詩顯人與客語置置上下數千載讀在
其齒牙也補之為兒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
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
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載
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騁騷且在
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
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黃恐不得與造物者
爭功於是雜眾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之孫
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為為續
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
者以得之備也嘗試丹青象三兕九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
氣候物色皆奇案槁所以獨平五丘則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
也因其集屬補之為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函詩
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
為離騷最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
不息想見其忠懇剛叔於宋詩所取者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
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
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磅礴天
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
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嬰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
之方求為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
傳剛叔之所載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為剛叔序之

楊純中詩後序

捫昧先生

兩蜀富山水陵獨不足若造物者弃我不以見貧然斷崖斷崖
直指撐雲戾怒凌闔若搏若蹙劃破宮漢間當煙波奇絕幾往
征有鷓洲竟渚漁舟出没幽鳥上下透樹杪野色濛濛真如

書師妙手秃筆淡墨相與點綴一段清泛的的在眼界中若人
之壑始不韻者一掛目輒不復思然自有郡以來上大夫官凌
陽者不知幾許人初燕半符隻句以為江山壯觀秋花錦石
巖池沼憔悴委靡不復獲一面東郭老人錦囊杏壇燕復姓字
遂使曾巔寒涼日益減價曾不直鈔鈔四百錢送平陵之江山
草樹不獲為詩人筆硯中物者復不知幾許年也逮熙寧中
陵楊侯作尉仁壽侯閔中第一流也遠韻軒軒技俗數千丈又
時吐清篇絕習以為江山主人是其鐵硯間寸許地固足以碎
磔風霆藻繪星斗吐奇耀怪千類萬貌刻數為春山紫為秋濤
散為草木華實正自肺腑中流出惟是奇句險語若羊腸九折
若太湖百頃若佳花美木楚楚可愛則斯人之游是羊信足以
脫塵慮而長幽興然則自熙寧來陵之江山着眼可愛者正楊
侯之詩有以助之也昔張燕公以文章雄開元間逮其守岳陽
而詩益清姣人謂得江山助夫岳陽天下奇處也陵固北面然

文二百二十一

八

梅塢題詠序

于湖先生

尹孺文往時游廬山名所居曰梅塢蓋一丘一壑自在孺文嘗
中觸於外者感於內信乎其有樂於此也孺文遇異人得丹竈
術繩疴起死採囊一笑客建康市久之邂逅故人恐其遂忘歸
也為此圖殆騷人賦招隱之意然聖賢之學不但為已孺文窮
困悼無以施諸人一寓之樂真有道者所為葦文欲按圖尋故
巢翩然而往其可乎哉紹興壬午中春張安國書早建康驛舍

李晉詩詩叙

方舟先生

君子之所恃以為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

歎不隱竟然一褐選傾如無能雖三尺齋子得以狎而奪之至
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如雷厲山壓此何物使
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憂患非驟馳於一朝一夕間也
至若少而銳老而衰初而狂終而怯如春華秋潦榮枯虛實之
不同得失滑其中哀樂休其外此氣之所謂客者強梁好鬪者
足以搏而勝之非君子之所養也吾兄晉壽蓋豪於氣者也其
發為語言文章充然肆毅然立沛然不可禦其所為詩特其一
耳非世之所謂窮人之詩也孟郊盧仝終身盡力於詩其才木
足當世之取捨故其憤懣鬱屈輸寫於詩者至窮之實善晉壽
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入亂情之以威而不奪所謂剛之氣
浩然盤結肯次蓋學道君子也晉壽抱負所學困於場屋老得
一官為諸侯重客而經濟功名之念慷慨詆睨未嘗一日忘之
石再被召官朝者不歲許罷逐往來道墓亭晉壽初不作世俗
高下出其所為詩卷相与把酒篤叙族屬說學問累日不倦故

叙記其所得於晉壽之詩者於詩卷首而還其卷晉壽名喬年
時為給司屬官

吳元獻公紫微集序

金華先生

夫詩至唐律無遺功矣而謂該極雅麗包蘊宏緻由盡萬態之
變精索群言之要昔楊文公論獨尊玉溪生焉自公與楊劉唱
和集出學者爭効之號西崑躄李杜之作幾廢而不行雖歐陽
文忠公嘗有是說至公賦新輝玄風來玉宇烏先覺墜下金莖
鶴未知亦莫敢少駸也近世則皆蘇黃而以李杜為初祖其攻
玉溪惟恐不力然元稹評太白放浪縱恣擺去拘束可以差肩
子美若乃鋪陳終始排此聲韻辭氣豪邁一風清調深屬對律
切而脫奇凡近尚弗歷其藩籬况於下太白而曾不研練覃思
披擿窈眇事務擺去拘束朝以急心易之弛而不嚴是豈文忠
之所望于後之學者耶文忠固憂之又嘗曰或患大年多用故
事語僻而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西嗚呼誠使効西意而能

骨格具有纖穠兼備李杜果何遠哉其誤持江西之憲節復欲
顧帥薛公直老一日直老曰頃幸見元憲公紫微集蓋曠之以
遺善學柳下惠者其既鑿諸友因妄論之如此

陳無三詩集序

金華先生

無已陳公學文於曾南豐學詩於黃豫章南豐以西京為宗而
豫章以少陵為訣此千載作者之極功也然文以氣為主要擬
古人機杼而自為邊幅詩以意為勝能得古人句法則方為受
用其不守願表其大凡而出之少陵當賦薛少保鶴曰畫色久
欲落蒼然猶出塵公賦文與可枯木曰墨色落欲盡嚴頭猶不
移少陵賦月曰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公曰不應明白髮似
欲勸人歸至於少陵曰反畏消息真守心亦何有公曰時要平
安信反愁清息真又曰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公曰晚歲何
多難經年始一醉又曰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鉤公曰臨深負
高枕又曰把文驚小陸公曰把文甘老倒又曰沈麴得同行公
曰名成沈麴行又曰孤城隱霧深公曰寒城著霧深又曰魑魅
喜人過公曰魑魅須游子又曰山谷進風涼公曰溪山進晚風
又曰此生已媿須人扶公曰身已要人扶由是觀之公之淵源
遠矣蓋西京文之正宗而少陵詩之真訣國朝得其傳者自歐
陽文忠始一再傳而至蘇氏以及南豐穆章焉自公之後無足論
者世之士苟有志於絕學微公而誰與歸子紹興十年六月八
日眉山程其伯文父序

文一百六十一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一
序

圖籍序一

符瑞圖序

田諫議

君德昭明則天地應焉和氣絪縕則禎祥生焉和氣升於天也為靈芒為潤沐為文彩和氣發於地也為靈源為枝葉為器皿器皿之衆不可勝載或丹其醜或寶其鼎者也枝葉之繁木可編紀秀即為芝靈即為蕈者也為淵為源若醴泉之類者也為文為彩若卿雲之比者也潤沐則發為膏露靈芒則出若景星以類旁求率一相貫羽虫得之則威鳳神雀至焉鱗虫得之則黃龍白魚出焉蓋聖人修動天之德自臻其祥史官撰編年之書得誌其異披於竹素驗於疇昔閭君暴主不無禎祥衰世亂邦亦有符瑞故王莽矯詐而白雉入貢晉恭衰微而騶虞乃來錫嘗本其微原其理以為天之六氣杼軸元化之万物陶鎔成質在生植之多品因辭迥以不類所以禾之秀也或異畝而同穎穀之實也或一年而再稔實天地偶然之理非時政必應之感矧禽妖獸怪雲能淫姿呈象實繁賦形不一佞人苟悅於視聽援毫遂疏於練紉貽厥後君目為瑞典常情一覽不無所惑且草莫靈於屈軼逢佞必指木嘗指一佞人而當時從而去之獸莫祥於獬豸遇邪必觸木聞觸一邪臣而當時從而殛之以堯之明治舜之聖唐典斯在虞書備存于時佞人居庭邪臣就列非舜舉賢則元凱無由進也非堯去凶則驩苗無由去矣况草靈非及於指佞獸祥未侔於觸邪雖朱葉紫莖自萑叢而特異黼毛續羽於生類以稱靈固不足貴也若以春執耒耜時逢一兩錫必謂之靈雨冬歛稼穡時飄一雪錫必謂之瑞雪以豐年為瑞則民之福也年之不豐由風霜水旱之為災為災不已則強者執戈以寇粮弱者易子以相食相食不已餒流于道路死繼于溝壑是時雖以一盃甘露五色靈芝易批理之食不可得已

以賢人爲瑞則國之福也賢之不來由讒邪姦佞之爲災爲災不已則智者慎言以避禍怨者有心以思亂思亂不已則搆干於未非爭危於社稷當是時雖獲九包之禽雙貉之獸俾靖邦國之難不可得已夫居安思危雖有好灾妖灾無所害也當憂而樂雖有符瑞符瑞不足徵也叙於至理表于畫圖以警好祥之心焉

歌器圖序

同前

歌器之制前書詳備之焉歌器之象畫圖得而玩也觀聖人之意意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實於座右以爲明戒仁不足以濟衆惠不足以利物禮不足以齊俗信不足以質疑亦猶器之虛也虛則邦國必歌社稷必危矣以貴傲賤以富驕貧以衆暴寡以強凌弱亦猶器之滿也滿則福祿不保殃咎必至崇高而有禮富貴而能儉功業顯赫而好讓知且能敏悟而用謙亦由器之正也正則國享無窮之祚身享可大之業是以君子勉勵於道

卷一百一十一

二

德而禁抑於過差身者禮法之器也天下者邦國之器也富置之不敢不覆之地若慮其歌且覆也則汲汲於宗道祖德以實於仁孜孜於懲惡勸善以實於義切切於以宜制事以實於禮遑遑於踐言顧行以實於信信不實則生譎詐譎詐既生則在國不可以發號施令在軍不可以盟衆誓師禮不實則生僭差僭差既生則爲君不能垂法而立制爲臣不能抑非而貶過義未當則上下踈焉上下既踈則尊不可以和於卑也貴不可以利於賤也仁不實則道德薄焉道德既薄雖有誠信之言不足感人之心也雖有禮法之政不足躋人於至理也徐偃之亡仁不足也陳伯之惠義僭上也晏嬰之儉禮不足也尾生之死信太過也堯之茅茨土階禹之卑宮菲食蓋以恭儉而持富貴也桀之玉盃象箸紂之瑤臺瑤室蓋以盈滿而致傾覆也所以箕子演九疇之書有達皇其極之道帝舜執兩端之理有過猶弗及之言故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功業隆高者守之以讓勇

悍果敦者守之以法富貴豐崇者守之以儉足惰踈慢者勵之以勤味闇迷惑者篤之於學貪冒縱欲者戒之以廉詭譎矯詐者束之以正讒毀告訐者抑之以默懦弱怯懼者聳之以氣然後挹於道注於德斟酌於歌覆之間則修身之理備矣

太樂圖義序

宋景文公

臣聞至樂之作也本于天理蔽于人心天理難乎象見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物假故採和以爲金石音之所比曰曲聲之所集曰音細大得所曰平驕奢不入曰治然後詩以文之舞以動之歌以長之盛薦上帝外配禮考邦國以和神人以諧班禱不作陰陽來騁君子得其道小人得其欲樂之時義其至矣哉昔聖人之制作也以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填箎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思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非為娛於耳目取玩於性情而已道喪文弊世變風移玩其所以爲音略其所以爲義去易良之轍迴回適之波或乖或糝

或流或涸宋鄭緣隙桑濮增華新樂遂興而至樂隱矣是以宣尼皇皇表於去乎之嘆子夏勤勤納其非聽之說而後新聲盛於漢世雜誼謹於江左或器亂於隋箎吳曲併於唐歌國教相泯民心積習但聞淫滯之尚不見雅頌之全是故東邪勝正群雕散朴而人不可與言樂矣夫古樂今樂大略可詳古之樂也考中聲而求之迭主均以生之故黃鍾九寸而爲律本其爲聲也高不凌下不犯從容舒散清明博大隱然常有法度而在節奏之中故聽之者喜不入蕩過不至哀今之樂也大則倍之使不及聽小則促之務以爲玩濁外餘濁清表增清故其爲聲也或震蕩或焦殺去本律犯它聲繁錯曲折以爲要妙蕩然無有法度可畏故聽之者廣則思驕極而侈隨溺終而哀來其不可也如是夫天地之合自有中和之境以寓大樂不至者堙鬱亂國之音是以過之者悲哀亡國之音是以聖人之常操中以御兩端故適色變聲非自入焉諒非不世出之主甚盛德之君疇

能支壤千古以示來裔躋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陛下丕紹景
歷勒經大猷百度交脩九歌惟序因大常畧周王朴所製律準
遂推正聲別製新曲出入韶勺軌度英莖被之絃匏絃匏以協
移之簫箏箏箏以調發而不散幽而不密德全而文縟氣盛而
化神太和薰然四極爰臻而有司孤陋無承房荀勗文收孝孫
之學不足以奉承盛德觀海靡涯步天無階力誦耳剽尚所未
暇又况敢望清光助乃分哉然乃知前聖後聖未嘗不垂意於
成功留神於作樂因律以本万事即音以平八風蓋樂樂所自
成明有制也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作樂之本非律不生非聲
不協非音不寫非均不諧而史氏樂家所傳至廣聯絃圖秘廣
內或未獲帝覽或有煩書程紛綸葳蕤弗獲其要臣竊不自揆
輒推本前人六律五聲八音七均之說及三大禘所用之樂古
今宮縣外歌之異上列爲圖後詰其義并今樂署關典所當釐
補者更爲雜論七篇附焉總目曰太樂圖義析其卷爲上下推

文二百六十一

〇

歌舞於律呂差遠故不著于篇臣又聞先民有言知而復知是
爲重知陛下發縱褒者昭合天德樂之元本已知之矣而臣重
以爲言者乃惓惓忠思不出位以備稱宣之一說云爾淺
聞孤學懼不足承謹

帝王以次圖序

六一居士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
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
尊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
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
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
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
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以之詩書稍出而
不產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

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上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少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而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且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

文二百六十二

4

美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嘗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說略論帝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謬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所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元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年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喪三年畢乃即位年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二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閒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

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彙試之初年尚纔六歲是舜為玄
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
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
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
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登科記序

蔡端明

闈園之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元聲名為世所
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有人焉然文氣愈衰
薄典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士紛然而起其
以名聞南方者鄭成之其尤者也為道專一使詹且存或有所
推以先之其餘為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眾興化軍屬縣三仙
坊纔為中縣然鄉閭右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
時即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與講道錄成一律進
取科第若逢蒙之射而陶朱之買其矢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

文一百六十二

十

廷取士率登科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郡縣者其乎其
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
與能前仕而可知也夫學者豈特為文辭苟仕官哉是必先乎
已立而後澤於人者也開封掾虞君采託縣之登第者名其級
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斯某年以來俾刻諸石而植于孔子堂之
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子知後之外孔子堂而觀者必擷名
交議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
言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譏矣
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
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
乎後人之指數吾猶豈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欽虞君素
志尚古又務勉人於善將記以某有鄉里之舊屬之俾序其事
某既道其所以非敢專警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明堂定制圖序

李直講

臣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
令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丘丘之遠規模靡見經傳所
出參差不同群儒講張各信其習修學補闕何所適從臣雖蒙
嘗竊議於斯矣官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三筵大戴禮盛德記
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
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
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
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元堂左个十一月居元堂太廟十二月
居元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
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
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
室於中央故爾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

卷一百六十二

七

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土王當在東南
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
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
皆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爾崇義誤以為泰火明
堂圖者是也按泰實無明堂位後儒謂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
章疑為泰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有十二位九室之說
蓋崇義誤取大戴禮九室之堂以為泰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
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泰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
非古制也意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
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輒駁大戴九室之說然其四室之角復為
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
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
豈其意義義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鄭既以此
太室四太廟八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復東堂北偏柱
在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
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渙各是一位豈同在一

室義所限滿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滿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由許其辭以為二位同在一堂貴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西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元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元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元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誥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室名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

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謚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正其指以月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不至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不至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廟之北者謂之元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九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察之謚之所言竊所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進二進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角二進地也及四室皆做此基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至既以二進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進為兩

辰哉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
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
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謚之志稍欲塞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
尤而效之且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
戴時季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述古先聖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
非古制也皆皆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上圓法
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
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
於事理因亦取之巨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
數東西九進南北七進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室各深四
進半南北之室各深三進半如堂室共在九進七進之內則
三室已括六進之地外東室止有一進半西室止有一進半
堂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二室據六進之地外南進
堂各裁半進深四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二室據六進之地外北
進者上言堂上之階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談也四
室曰青陽南曰明堂五室凡室二進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

文二百六十一

九

進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進中央方
二進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南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
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進之地四角缺處
又各虛方二進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
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
四位上各畫方二進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
總章元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
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中央故曰太
室也子午卯酉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太室在中央
太室四旁虛地非不得有虛地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
室四旁虛地不為室何以得去太室在中央且對曰中
地實相推則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
各畫方二進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
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

堂上門房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闈也以窻之與堂當有半以窻

小門之以太廟所出故兵制異於羣室之戶可窻謂之闈者

故有介之名也太廟之內此謂太室四旁二庭以及太室其實

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

載万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

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然月有異致復於子午卯

酉之方取二庭地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朝也此謂青陽等太廟

室四旁各二庭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于午卯酉之正人君若

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朝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庭地假太

廟之名哉巨對曰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午卯

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午卯

之庭則余反又不至矣夫連太室而為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午卯酉之正可以聽朝月太室四旁各二庭地假太廟而當于

虎通亦無以知窻闈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

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

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外降今觀畫崇義所謂秦人明

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

日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

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

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

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

則不得有臯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

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去正門謂

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

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宫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

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

門矣而又何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位變南門之文

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復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復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右氏世室則去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去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中周人明堂則去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率宗廟或率正寢或率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率永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

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雖禮有五室之職亦未雖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肯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當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此

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
去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依於周然以人臣
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非
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復制如明堂雖無明文
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
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
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
則路寢亦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
居門終月蓋止是朔日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
終而返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與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
三者同制妾姓又况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
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袁準正論駁之詳矣夫其外
有水名曰辟廱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去明堂者在國之陽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
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戲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
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迷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

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會營繕而規為鹵莽莫合聖制群議交
翻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涵泳恩澤仰茲
大典輒所究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
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親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
交幸聖神之表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
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
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
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
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
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禮盛德記也九室
四廟共十二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
兩窻是為八窻四闈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畢宗義
二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
廣之數故今但圖五重門即不計其丈尺當謂明堂宮方三
百步自可因互處置也或問於臣曰畢宗義門之号四面皆

同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之面皆若王廟焉無東門
南此之異也今但變其內門之名以裝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
不改焉耳又問曰既去堂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
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也者限內各通出入而善圖其所法象
但以天子應政所居象如王廟故殿宮門之名亦何言於理
汎取諸書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
辨曰明堂制圖瀉覆無私儻垂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者夫
宇室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
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殊死謹上

五宗圖序

同前

大傳曰別子為祖注去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
為祖也又曰繼別為宗注去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
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者為小宗注去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
之小宗又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
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
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注去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

七百六十二

十二

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
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說
者曰別子謂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若細別言之則妻之所生為
適妻之所生為庶若祗據正躰言之則妻之長子為適其次子
以下及妾所生通得謂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孫繼世為君而
庶子不得禰先君故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云若始來在
此國者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亦得謂之別子
自與其後世子孫為始祖也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族
人尊之雖五世以外皆為之齊衰三月為其母妻亦然所謂百
世不遷者也其別子之庶子不得禰別子則自使其適子繼已
而為小宗所謂繼禰者為小宗也繼禰則與親兄弟為宗也又
其適子則繼祖與同室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曾祖與再
從兄弟為宗也又其適子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也其庶
子皆不得繼禰各自使其適子繼已而為小宗焉是自高祖之

後至玄孫凡四世就此第四世小宗之三從兄弟而言則其人
有小宗四矣宗其繼禰者親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祖者同
堂兄弟也又與之共宗於繼別祖者再從兄弟也又與之共宗
於繼高祖者三從兄弟也然則四宗備矣又與四宗共宗於大
宗是爲五宗也其於小宗各以本服服之親兄弟齊衰期也同
堂兄弟大功也再從兄弟小功也三從兄弟緦麻也至第五世
繼高祖之父者與四從兄弟無服不復爲之宗所謂五世則遷
者也若世數尚少則小宗或有三或有一其曰小宗四
者蓋極言之耳不必皆然也凡人生子或衆或寡今此圖盡爲
二子以甲乙第之斯蓋設法貴於省文若庶子之多者可以此
例推之也甲者皆適也乙者皆庶也適者爲小宗庶者皆不繼
禰其旨甚明弗復盡注

五百六十二

二

昭穆厚同姓也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故周衰
法弛斯道以亡庶元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以世斷
遠則忘之矣庶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何有於
天下乎於戲書燔簡脫幸存其略而孝者弗之察吾且病焉故
表之以圖云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三
序

圖籍序二

明天曆序

奉敕撰

王岐公

曆數之起上矣王者尊天養人制事施法一本諸歷今夫曆歲者月之積月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月以定四時蓋堯之遺法也方堯使四岳歷象日月星辰而衆功成熙後世豈其法盡廢然而禍災之薦臻將其數之及耶夫數於天地之間終而復始用之而不窮非積學不能考知其術而節序之所矣非數窮也歷之失也且物銖銖而較之至石未始不差况仰察天之三辰以候歲時寒暑之氣又推其薄食凌歷風雨霜雪之變其理至遠也久而不能無差其差則事易壞而不可久用也宋興百年歷四改矣曰建隆應天歷曰太平乾元歷咸平曰儀天歷天聖曰崇天歷鴻惟皇帝陛下承一祖三宗之烈欽受天命即位

之始欲宣考天地四時之極以端大本為萬世則括舊曆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列凡詔殿中丞權判司天監周琮司天冬官正王炳監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復作新歷凡三年始上其書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諸生石道李遵再陳其家文字又記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奭恭國子監直講劉欲考定其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之日月參今歷之所倏而易簡暨道等所率殊踈闊不可用獨新書為最密夫聖人因天地之命以厚生故歷失必究其微將以奉順其氣使雨暘寒燠風之不時則六極於是乎銷而百物於是乎蕃矣然則歷本之驗在於天其於生民之道顧不重歟其視四時者當察北斗視四正者當察大辰視一歲之事者不在此書乎凡新歷經三卷義曆二卷立成十五卷隨經備草五卷乙巳十驛細行一卷賜其曆名曰明天

牡丹記序

東坡先生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中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
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
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二人飲酒樂事素未飲者皆醉自與臺阜
拜者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
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接養剝治之方今詠歌詩賦下
至怪奇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
此書之精究傳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
蓋此事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
歲尤復變態百出務為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
之智巧便佞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瘁迂閑舉世莫
與為此則其於此書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
之為人意其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麗斐得南朝徐庾
辭今以余觀之凡託於稚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

文二百六十三

二

人強為公紀之公家書一南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皇極經世圖系序

康節先生

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
應變无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
者道之形躰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
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
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
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
道之全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生焉
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躰於地象動於上而方物生
焉躰文於下而方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息
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

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化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放而衍之以為萬物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源也日為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為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為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二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四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茲忽眇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為消長盈虛在人則為治亂興廢皆不能逃

文二百六十三

三

平數也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太剛為人太柔為水少剛為石少柔為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六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躰數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躰數以陰陽剛柔之躰數之相進退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陰陽剛柔之數更唱迭和各有萬有七千二十四謂以百一十乘百一十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尋相唱和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以萬有七千乘是謂動植之通數本數有數之始也躰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躰數矣躰數退則本數散矣

於退而本前則變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有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及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及矣然數无終及數及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平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嗚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寒暑晝夜變乎情性形弊者也雨風露雷化乎飛走草木者也性情形弊本乎夫而感乎地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惟誠之謂乎凡在天地之間變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万物之理昭焉順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夫氣下降地氣上露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

後物生焉天地有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默或淳或濁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或為其自取之耳至于聲音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聲音為其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于地知聲音之數而後万物之數類矣知聲音之理而後万物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万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惟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又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而万物為一身善殺而不弃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為動陰為植陽之陽為飛陰之陰為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獲得之則為明世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獲得之則為麒麟人獲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柏石類得之則為金玉万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焉地有至焉

人類得之則為妖孽飛類得之則為梟鷃走類得之則為豺狼
草類得之則為至毒木類得之則為不才石類得之則為礧磔
万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氤氳万物化醇言致一
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至治之世
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凰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
穀用成庶草蕃庶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以逆氣之應也
逆氣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万邦災
害不生禍乱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
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
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
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欤時行而不留天
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
俱游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
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不变物不能違時故

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惟不能違物
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
時由人之事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有是事人有
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唯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
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
其時則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
天之時也治乱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
冬有治乱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
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
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尚中乎故聖人刪書斷
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
百四十年之事繫之以萬世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
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
者禽獸也興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乱用之則為中國捨之則為

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新圖以皇帝於仁宗固當服斬衰也於真宗則齊衰不杖期也於太宗則齊衰五月也於太祖則總麻三月也若仁宗之服誠合禮制矣若真宗太宗之齊衰太祖之總麻是以親服而言而不以天王之服言也夫太祖太宗真宗君天下傳萬世在皇帝爲之服斬衰此所謂以義制者也親親尊尊無重於是矣新圖以齊衰總麻爲服是豈達禮經之意哉故曰不重太祖太宗真宗之服其失一也何謂不分潤王之族案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爲其兄弟大功九月然則皇帝爲濮王之服異於爲潤王諸子之服矣爲濮王諸子之服異於潤王諸孫之服矣新圖以潤王子孫合而爲一無以別其等降故曰不分潤王之族其失二也何謂不載兄弟之殤五服敕云爲人後者其爲兄弟之長殤小功五月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總麻

三月開寶通禮喪葬令文皆同其說蓋出之於儀禮矣而新圖略之故曰不載兄弟之殤其失三也何謂不著祖免之親案禮記大傳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鄭康成云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兄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也又案律有八議一曰議親釋謂皇帝祖免以上親刑統云皇帝祖免據禮有高祖兄弟曾祖從父兄弟祖再從兄弟父三從兄弟身四從兄弟是也且五世之親旁通而有十一刑統止著其五識者猶曰未達况又全而闕之哉故曰不著祖免之親其失四也何謂不名正統旁親之制夫正統之服天下之通服也旁親之服大夫則異於士庶矣天子諸侯則又異於大夫矣按禮記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康成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也孔穎達曰大夫

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者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親之喪則為服也又儀禮喪服鄭康成注云君大夫以尊降賈公彥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又漢白虎通德論天子絕期者何示同喪於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又魏田慶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其姑姊妹嫁於二王後者皆如都人此所謂正統旁親之制也古者分親所以尊正統也尊正統所以重宗廟社稷之事也雖聖人親親之心篤於九族而旁正之異不可不明也而新圖略之故曰不明正統旁親之制其失五也今別為圖分以世次上下旁行而觀之親疎輕重之制其亦庶乎明矣

大樂十二均圖序

同前

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為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本均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

文二百六十三

八

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為宮者倣此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漢志曰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者何也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方物得所方物得所則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角羽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摠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滿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

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養賢聖明之述作云
亦謹序

劉氏前谿圖後序

前溪先生

劉為簡著姓而淫之四世祖罹五季喪亂散千金與其子負書
逃山間至五世祖以學行為鄉先生隱居郡南山之陰曰後溪
其園廬泉石為二蜀勝絕張乖崖公詩有人蜀最宜遊簡郡尋
山須是訪劉家之句或言山不利姓云之不居今但為遊觀而
已先君御史又得地陽安縣北山之陽曰前谿因家焉谿由北
山來入赤水即所並長江也路由縣數百步入門門擁松柏于
根曰松門進至曰谿門過石橋由石徑以前有以正方來曰客
館有松屈蟠怪奇離絕花卉曰松龍亭江之唇構以文栢石補
之材于此可以寄傲曰放心閣有缺山而屋如偃月下朝溪居
曰月廡有新修三經義蓋涇熙亭中備員按討之日所蒙賜者
屋而藏之曰賜書堂有古坐賢道釋繪以先君所嘗香火于此

六百六十三

九

曰馨感亭有菴取清勝可以見遠曰滌世亭有蔓草如纓
絡可環坐其下曰藤巖有古穴山之上下而居者曰上下古洞
有白花而架者名醪醪又名木香曰素香洞有水下瀑如飛練
曰飛練泉有水四時不竭曰長生泉有古竹如簣蔭于溪橫木
以通人曰竹谿有結茅如巢居曰退庵有木果名銀杏蓋蜀所
嘉鮮者曰銀杏亭有竹叢生而紫曰紫筠塢有松行列于上曰
松崗有山自北來至溪而拳踞且与便利曰簡寂峯峯有山高
出或傳音人嘗以九日登此曰登高峯山之下即所居攷之圖
經蓋唐簡寂觀之遺趾也夫所居安所養足故時而退者得以
自遂也舍南有田二頃引泉灌稻歲收千鍾天地不能為災而
妻子嘻嘻雞犬閑閑涇也不敢廢先君之宿志誓將老焉自為
圖畫詎希摩詰之輞川亦愛吾廬聊慕淵明之三徑元豐丁年
正月六日涇迷

集瑞圖序

淮海先生

熙寧九年燕國邵君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且興數月有
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二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
是鄉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蓋文因集
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六余謂万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
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
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可其浮沉
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枝不同
穎之禾而棲翔特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騏驎神馬靈龜之
屬嘩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寔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
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
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既
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孝收科第弟
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且至和之
氣鍾於其家久矣且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玉得王母

梓二日六十二

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誦誦生彪凡四世為三
公以徃推今則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即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龍茶錄後序

六一居士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
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 仁宗尤所珍嗜雖輔相之臣未嘗
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齊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
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
家藏以為寶時有嘉客出而傳說亦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齊
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
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誓鼎莫及每一捧翫
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
可貴如此年月日廬陵歐陽脩序

大觀新編祭服制度序

芸室先生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齊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噫仲尼之嘆志也何也曰
世衰道微先王之禮物不修聖人知書不足以徵其文人不足
以徵其獻二代典故或幾乎熄喟然傷之意者有志於斯而嗟
時之不我遇是以其仕衛也蓋嘗曰先正言矣其仕魯也蓋嘗
曰先簿正祭器矣正名近乎迂簿正祭器近乎俗聖人於是二
者何汲汲焉先之者不可一日後曾不知正名者禮樂之所由
興而簿正祭器者因獵較以下行道之兆彼季路方章切惑焉
殆与非鄒人之子者所見無異其亦不足與語聖人之志也已
右丞宇文公昔筮仕於大觀丁亥歲始校文蘭臺數月典寶璽
于東省兼議禮局檢討時朝廷遴選博聞儒孝之臣討論五禮
公既被命即取秘閣禮類書以備繙閱因具本朝祠官祭服必
襲唐制其說本三禮義宗抵牾疏略考之六經漫無所據遂於職
事之暇集古今沿革為祭服制度凡一百有三卷自冠冕紘組
纁就旒王以至衣裳繡繪紳鞞屨烏皆斷以經傳而闕三禮圖

涉獵依違之訛革秦漢以來循襲之舊未半載成編進呈宸筆
獎諭謂討論詳悉當命有司悉從所考定施行仍令錄副本藏
太常寺而復以正本進御府又令樞臣鄭居中宣旨許侍從官
傳錄至政和甲子遂再得旨尚新修五禮通為一書嗚呼美哉
公方以一世傑特之資而輔以鏗錫蓋世之文而居得君始進
之時雍容青瑱草封禪之書可也歌聖主得賢臣頌可也不然
則視君相之風旨而求合其意何憚而不為何求而不得迺獨
拘拘然取祭服一事權略哀集而去取之元為一代之制則其
心決非苟然者是必深得聖人有為之志與先正言先簿正祭
器之卒無以異矣且以衮冕獻王帶裳幅舄漢率鞞鞞火龍黼
黻所以昭度數文物者臧孫達僅能諷誦大略以諫時君君子
猶曰有後於魯又况討論成書以之事上帝格宗廟社稷山川
風雨諸神之祀可以致精意而貽景福者莫不咸在雖百世以
俟聖人不惑可也又豈特一時諷諫而已耶某忝門下士竊觀

先生盛舉輒敢忘其荒斐而系述大略樂與天下誦之庶知公之大志皆本聖人之用心雖筮仕暮年之間已能是正朝廷容典而革去歷代躋禮慢神徇俗違經之陋又况其餘乎彼輕狃好進之士務譚興利富國之說而陵蔑禮法謂聖人之言不切於世用者聞先王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建炎四年五月丁巳自陽楊某序

漢輿地圖序

東萊先生

輿地之有圖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廣輪之數而職方氏之圖復加詳焉迨漢滅秦蕭何先收其圖書始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差然則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將立三子為王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乃開齊燕廣陵之封輿地圖之名至是始見史遷之所載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鄧禹杖策而從之說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語其後帝登城樓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復申其說蓋光武志在天下當神州赤縣未入經略之際其君臣更相激厲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無寸地尺天不歸於封域按圖分封並建諸子以為蕃屏嗚呼盛哉用敢紬繹其意而為之序曰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裂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元流渾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復於我有漢今乃瓜分幅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奮然直前以償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咸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慷慨憤排氣于雲霄撥亂之志蓋肇於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則

一郡至小而群賊之地奚啻十倍吾喪至少而群賊之兵奚啻
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畫
先定幾謀先立兆之於前而必之於後若青若齊若隴若蜀若
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囂若逖若步若
豐皆吾志中之臣僕也彼方繕寨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
上彼方戴冠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背中是以論光武克復
郡縣之蹟則有難易焉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
輿圖而三万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
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
天不失舊物欽歎後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右奧鞞日遂王比遣
使奉匈奴地圖二十四年北欵五原塞願為藩蔽西立之為南
單于俾預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輿地圖之
所紀自為巨而匈奴地圖之所紀亦為巨妾焉則志也者其撥
亂濟世之樞極故述之以告來者

儒榮圖序

金華先生

眉山之士以儒為世守先時有綜類國初以來凡登科之名氏
離而為圖目之曰儒榮其後缺然莫繼今揚君偃乃擴摭附益
之無遺焉再三求以發其端某曰圖中之尊行有父兄在其材
歆學術不當從其論然而聞之儒莫盛於東西京亦莫陋於東
西京園橋門而觀聽多至億萬計是皆宋元君之畫史紙筆和
墨而在外者彼誅呂安劉擁昭立宣曾非稽古之力此無它其
專止於發策決科其卑徒以緣飾吏事而其極以取車馬印綬
而已嗟夫吾儒之真願果如是耶惟三蘇先生任天民之先覺
司人文之誓命光明卓偉照耀千載尚跡魯國蓋幾無愧而高
出漢朝誠可為榮矣以子雲之說按之殆將無敵於天下豈獨
以誇一國哉昔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囑守者曰何其聲之恆
玖君也唯其居相近而猶能音氣之相同若此況道德之所被
淵源之所傳豈百世之下亦將與起故萊梁焉方來之賢後道

之去紹興丙子秋九月十日前進士程棊序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六十三



入

古

